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五十二回 悍婦凌夫遭鬼打 道人懲惡變驢騎

小廟神聽了道：「大神，這妾婦拿出剪刀何用？」大神道：「可愛她立志堅白。她把剪子剪下些頭髮來，說道：『立誓不去嫁人。』卻有巡日神將見知傳稟到，吾想這元老本不該有子，只因他存了這嫁妾好心，便賜他一子。卻又可敬這妾婦更賢，以此送個麒麟佳兒與她，使元老喜她有子。改嫁了眾妾，此妾將來守志節操，與她個好子光榮。」小廟神聽了道：「原來大神為善人送子。今家廟中一個善人，為母到池取水。只是此人畏妻悍，不能鈐制，但婦人有罪，坐於夫主。況此人雖孝可嘉，而畏婦當罰。小神正在廟中論他功過。大神當何以裁度？」大神道：「吾可送子，此事自有監察神可較量。」說罷，鼓樂彩幡，竟自前去。小廟神正思功過賞罰之條，卻有兩位專罰紀惡二神，在雲端裡巡遊，聽了這話，也不問其緣故，直到下方，逕入張朵家內。恰遇著張朵取得池中清水歸來。花娘迎門接了池水，自己先骨都都都呷了兩碗。婆婆在內叫水，花娘慢答遲走，方才送了一碗進屋。這紀惡神見了，怒從心上起；那專罰神看見，惡向膽邊生。他也不察個原來頭項，只向紀惡神說道：「罪坐夫主。隨喚風癱怪，把張朵一跤跌倒，取他的病卷來照。」說罷，二神飛空去了。只見張朵正在店中支應往來客商，忽然一跤跌倒，後足頓時拘攣，眾人扶救不得。花娘只得背入臥房。親鄰來看，只見張朵口耳鼻舌俱如平常，只是一身不能動彈。仰臥在牀，只叫滿身疼痛。花娘無計，只得自行管理店事。眼見婆婆受她埋怨，丈夫受不起她咕噥，張朵風癱不提。卻說小廟之神到廟中間鬼判：「取水的孝子，怕婦的丈夫，如何處治？」鬼判道：「聞見專罰、紀惡二神處治了。」小廟神又問道：「如何處治？」鬼判卻說了一曲《西江月》道：「本是順親孝子，只因迴護妻房。婦人坐罪丈夫當，得患風癱牀上。」

小廟神聽了，隨改他這曲，說道：

本是婦人不孝，誰人造罪誰當。吾今監管這村鄉，且救善夫災障。

鬼判聽了道：「廟主何法去救？」廟神道：「紀惡、專罰所行，吾神力小，不能擅自更改解救，須是為他另籌個大力量神司，與這張朵消釋災病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僧人行路渴倦，到這廟內避暑，身邊掛著個椰瓢，到那池中取水吃了，飽飲而臥在廟間。廟間看那僧人？

光著頭，赤了足，身上橫披布一幅。

腰間椰子一瓢兒，手內戒尺兩根木。

聳肩頭，坦肚腹，怕日避炎躲廟屋。

兩眼看著清水池，飽飲幾瓢倒身宿。

廟神看那僧人，也不拜神，也不念佛，想是腹饑沒廟，將池水來充腹；不然就是行路，炎天口渴力倦，吃了幾瓢池水，倒在地上就打鼾呼。廟神向鬼判笑道：「這等一個和尚，若說他是個有道行的高僧，他當此暑熱炎天，不在名山僻洞養性修行，便在那古寺上剝看經念佛。他熱汗淋漓，奔走道路何為？若說他是拋離家鄉，遠行訪道，既已披剃為僧，難道不學些經典？便是無人靜僻之處，也該捻土焚香，念幾聲佛號。想必是個游食遊方，少傳授，沒度牒的，初入禪門，只知沒人處冷靜小廟，便放肆倒臥。若是有破戒的等因，他便悄然獨做，哪知虛空有監察，小廟有神靈，看著你分毫不爽。」鬼判聽得，乃近僧身，上下搜檢，明白並無些七情六欲，哪裡有五鬼三屍，渾渾厚厚，真真誠誠，一個光頭和尚。這和尚睡到那熟處，廟神只見他眼閉處，一竅開來方寸心間，現出一位阿羅老祖。只見那老祖：

發帶削而不削，須似留而非留；赤色禪衣半搭而不披，青棕草履雙提而懶著；莊嚴宛似彌陀，色相渾如羅漢。

廟神與鬼判見了，忙合掌稱揚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原來這僧人，是一位真誠向西方求謁佛祖，志心的和尚。你看夢寐之間真心發現，乃是一意在這老祖身上思想，便就呈露出這一尊莊嚴色相。可敬！可敬！」鬼判道：「若是世上愚昧之人，心專在一宗事，或注念一人，可呈露出來麼？」廟神道：「古聖先賢夢寐，自然與此一理。若是愚昧之人，意在兇惡，念在姦淫，那夢寐之中呈露出來，人自不知，我等監察巡遊神司，決然明見。你可知道，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，哪裡是神目來看你虧心，是你惡因禍本先露出來了。」鬼判聽了說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看來這個僧人倒也力量不小。廟主要救那張朵，可用得著這僧。」廟神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倒也無策。看這僧人，不知可會行醫用藥？或是口齒利便，會講能談，醫得那張朵病好，說得那悍婦回心。且待他醒來，我等明使暗助，若有可施神力處，各顯個神通。」鬼判領諾。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婦人，提著一個水桶來池中取水。那僧人醒來見了婦人，便問道：「女善人，我和尚遠來饑渴，渴已吃了池水。只是饑無可救，望女善人有齋吃化一餐。」婦人道：「有的是飯，但憑你吃。」說了提著桶水，一直去了。這僧人便隨後跟去。廟神與鬼判也隨著，到得婦人店中，只聽得張朵臥在牀上要水吃。婦人狠狠地說道：「要吃自去取。」張朵道：「大嫂，我若起得來，走得動，哪要你取水？我便也罷，只是婆婆也行走不得，送碗與她吃。」婦人那裡答應，但問：「長老，要吃多少飯？我這店裡，是賣飯人家，若是長老要吃，多少讓你些罷了。」那僧人只叫拿來吃。婦人忙擺下素菜，盛了米飯，和尚一連吃了十數碗，便起身叫聲：「女善人，謝齋了。」婦人聽了道：「我賣飯店家，又不齋僧，怎與你白吃？」和尚道：「僧家一路化齋，哪裡有半文錢鈔？若是女善人不肯，待我到海潮庵參謁了祖師，化幾文鈔來還你。」婦人哪裡肯！便奪了僧人戒尺道：「把這傢伙值當在此。待你有鈔來贖罷。」僧人卻不肯，婦人又嚷叫。那張朵在牀上聽得，叫：「大嫂，若是僧家無鈔，便作齋他，莫要留他物件。」花娘聽得，怒罵道：「癩漢，賣飯人家若是齋僧，連本都折了。」張朵聽了，也罵道：「丑婦不知事，此長老想是一時無鈔，誰叫你請他來家？」花娘被張朵罵起性子，就把戒尺進房去打。小廟神與鬼判忙附在兩根戒尺上，只見花娘惡狠狠的把戒尺去打丈夫。卻也古怪，那戒尺打到丈夫身上，打處血脈便活，打一下，好一下，打了十來下，張朵不再癱了，便跳起牀來，奪過花娘手裡戒尺，反打婦人。打一下，疼一處，打了十餘下，花娘倒在牀上，口裡雖哼著罵著，身子卻動不得，如癱一般。這卻是神差鬼使。這張朵喜喜歡歡走出房來，見了僧人，把戒尺還了他，便深深下拜，口裡只叫：「佛菩薩。」那僧人只是店主出房還了他戒尺，齋了他一飯，哪裡知道張朵癱患在牀，被戒尺打好了，謝了一聲，昂昂走去。這村鄰左右見了的，都說：「張朵孝子，花娘悍婦，有此一宗報應怪事。」張朵繼母兒子病好，也出得屋門。

鄰人遂把這奇事，傳聞了張大老。乃張朵宗族，故此張大老在庵中說出來。恰好那僧人執著戒尺，在庵中隨眾功課，聞得張老說出這一段情節，微微笑容。尼總持既奉祖師教旨，叫他開度有情，他便於靜中念動梵語。那誅心冊現在他目中，已知這戒尺打婦，顯是鬼神默助，附在木上，總持知這根因。只見眾僧功課，戒尺敲擊，其聲更響。總持乃高叫一偈，說道：

綱常既已扶，而除悍婦毒。

想是為聞經，仍附戒尺木。

尼總持說偈罷，那小廟神、鬼判歡喜，離了戒尺而去。尼師乃向張大老說道：「張朵家室，可語他孝姑順夫，懺謝小廟之神，其災可解。」張大老依言，傳與張朵。花娘自想道：「我把和尚戒尺打丈夫，怎麼打好了癱患？事已古怪蹊蹊，卻又被丈夫打癱了，更又蹊蹊古怪。多是我逆了天理，神鬼不容，今聞得聖僧傳來，叫我悔從前之過，救以後殘生，敢不聽信？」乃乞張朵到廟中許願。自己吃齋念佛。三五日間，其病即愈。故此海潮庵中，又留著祖師師徒。這遠近善信聞風燒香求度，人人都有蹊蹊之事，家家不無古怪之因，來問來談，總是不明綱常道理所招，失了正大光明所致。祖師師徒既發慈悲，只得開度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離南印度國百餘里，有座圓陀村。這村廣闊人眾，行善作惡的混雜其中。地界有個東里社、西里社，相隔不十餘門戶。這東社有一人，姓古名直，為人慈善存心，禮義待眾。生有兩子，俱彷彿其父，日以耕種為業。西社有一人姓禁名希，為人詭詐不情，奸狡多陋，亦生有二子，與父無異，也以耕種資生。這古直與禁希年皆半百，田間無事，便相約到那酒肆中吃一壺薄酒，敘幾

句閒話。古直句句只說的是父祖遺下這兩畝薄土，靠天收得幾斛糧食，量入為出，不敢過費。若省儉得些兒，便防旱澇。無事時，教誨這兩個兒男，叫他存心良善，弟兄相和，保守這幾畝產業，不失了宗祖遺留。某日，長子多飲了幾杯酒，便責怪他縱酒不改，家業終必不保。某日，次子日高三丈也不起牀，便嗔罵他懶惰不勤，田畝必然荒蕪。有個女兒，也教他毋莫放閒了她。女工針指宜習，鍋頭灶腦當知，嫁到人家，免使公婆妯娌笑罵父母。」禁希老兄，便是小子日食三頓茶飯，只是感天地神明。村鄉中似我與兄的，寧有幾家！如東鄰某人，家無隔宿之糧；西鄰某人，又多災殃病苦；南邊某人家，欠少官租；北邊某人家，掛累私債。往前比去，百分不如富貴的；往後看來，九家不如我的。真是靠天，但須守份。」這禁希一面聽著，胡口亂應，一面想著要講他的事情。聽了古直說的，只道「正是，正是」。卻便講他的衷腸。說的是張家男子做賊，李家女婦偷人，那個姻親三代世官，那個朋友萬金產業。賺的那個錢財，真也是托天手段；占的那家便宜，卻也是適眾才能。居家無事，教大的個偷天換日的本事，教第二個騰雲駕霧的神通。」古老哥，你說靠天，我說還是靠人。」兩個正講，只見一個遊方的道人走近前來。他兩個睜睛看那道人：

拂塵揮在手，葫蘆係垂腰。

口中談道話，只叫善為高。

禁希見了，便問道：「道人，你叫善為高，卻是甚麼善？」道人答道：「莫作惡。」禁希笑道：「怎麼莫作惡？」道人答道：「只行善。」禁希道：「混話，混話。」道人笑道：「如何是混話？小道在這店中聽二位講談已久，只據你談講的便分了個善惡。一位說靠天，一位說靠人。靠天的，果是善；靠人的，便是惡。」禁希聽得，便說道：「靠人是我說的，怎麼是惡？」道人道：「你靠的人卻是誰？」禁希道：「便是我。我想世間功名富貴，須要我去做。我去做，功名富貴可得。我不去做，便不得。這卻不是靠人，難道人不去做，靠天送來與你？」道人道：「靠人做有兩般，若是一般本份做去，叫做人定勝天。哪裡是人勝天？便是天隨人願。若是不依本份，胡為亂做，這就是惡了。我方才聽這位老善人說靠天，句句是善；聽得老善信句句說的，若是這般靠人，只恐難靠難靠。」禁希聽了，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哪裡游食？何處野道？化錢只化錢，乞鈔只乞鈔，說甚麼善惡，講甚麼人天？快走，快走！」千野道，萬游食，把個道人罵得動了火性，把那拂塵一揮，頃刻禁希手足變了四隻驢足。禁希不覺，口猶惡罵。眾吃酒客與古直見了，大驚起來。店主聽聞，也進來看，頃刻禁希頭面身體，俱變成驢子，下得席來，大作驢鳴。只見道人笑呵呵地說道：「你罵，你罵。」那驢子刷耳攢蹄，將蹄子來踢那看的眾客。此時眾客驚懼，齊齊跪在地下，叫道：「神仙，下愚之人不識真仙，冒犯得罪，望乞赦宥於他罷。」道人道：「吾豈設弄幻法迷惑眾位，把一個具五體、配三才、堂堂男子漢變了畜類？據他與古善人一席之言，明明設奸弄詭，欺善害良，恃己才能，奪人便益。小道與他明明變個驢子，強似幽冥報應，叫他轉世，入了六道畜生。」說罷，叫：「店主家，可有鞍轡，取一副來。」眾人只是哀求，店主人也不肯去取鞍轡。道人道：「眾善人，若是要小道饒他，須是取一副鞍轡來，倒救了他。若是沒有鞍轡，再遲一時，便難救了。」店主聽得，忙去取了一副鞍轡。道人把鞍轡安上，牽出店門，跳上驢鞍，一直飛騎去了。古直與眾人趕去，又傳與禁希二子，似信非信。見古直說了，便也趕去。這道人騎著驢子，不趕不走，慢慢地行；越趕越走，如飛地去。卻是如何，下回自曉。